

✂  
k 33

格致錄論  
格 致 錄 論

全

字  
毒  
字  
毒  
字  
毒

F  
力-40

490.9

Ka-9

No. 2499

12 K 33



富士川文庫

14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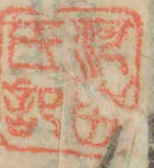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inscription in ink.

格致餘論

格致餘論序

素問載道之書也詞簡義深去古漸遠  
衍文錯簡仍或有之故非吾儒不能讀  
學者以易心求之宜其茫若望洋淡如  
嚼蠟遂直以為古書不宜於今厭而棄  
之相率以為庸方之學間有讀者又以  
濟其方枝漫不之省醫道隱晦職此之  
由可嘆也震昌三十歲時因母之患脾



小文

2

Handwritten notes or scribbles at the bottom right of the page.

疼衆工束手由是有志於醫遂取素問  
讀之三年似有所得又二年母氏之疾  
以藥而安因追念先子之內傷伯考之  
督悶叔考之鼻衄幼弟之腿痛室人之  
積痰一皆歿於藥之悞也心膽摧裂痛  
不可退追然猶慮學之未明至四十歲復  
取而讀之顧以質鈍遂朝夕鑽研缺其  
所可疑通其所可通又四年而得羅太

無諱生曰ハ名死曰知悌者為之師因見河間戴人東

垣海藏諸書始悟濕熱相火為病甚多

又知醫之為書非素問無以立論非本

草無以立方有方無論無以識病有論

無方何以模倣夫假說問答仲景之書

也而詳於外感明著性味東垣之書也

而詳於內傷醫之為書至是始備醫之

為道至是始明由是不能不致疑於庸

方也。周方流行自宋迄今，罔間南北。翕然而成俗，豈無其故哉？徐而思之，濕熱相火自王，太僕注文已成湮沒。至張李諸老始有發明，人之一身陰不足而陽有餘，雖諄諄然見於素問，而諸老猶未表章。是宜周方之盛行也。震昌不揣蕪陋，陳於編冊，并述金匱之治法，以證周方之未備。間以己意附之於後，古人以

醫為吾儒格物致知一事故，目其篇曰格致餘論。未知其果是否耶？後之君子幸改而正諸。

格致餘論序 終

格致餘論目錄

格致餘論

金華 朱彥脩 撰

一 飲食色欲箴序

二 飲食箴

三 色欲箴

四 陽有餘陰不足論

五 治病必求其本論

六 瀆脉論

七 養老論

八 慈幼論

九 夏月伏陰在內論

十 豆瘡陳氏方論

十一 痛風論

十一 痲瘧論

十二 病邪雖實胃氣傷者勿使攻擊論

十三 治病先觀形色然後察脉問証論

十四 大病不守禁忌論

十五 虛病痰病有似邪祟論 十七 回鼻得冷則黑論

十六 胎自墮論

十九 難產論

二十 難產胞損淋瀝論

二十 胎婦轉胞病論

二十一 乳便論

二十三 受胎論

二十二 人迎氣口論

二十五 春宜論

二十三 醇酒宜冷飲論

二十七 癰疽當分經絡論

二十四 脾約丸論

二十八 鼓脹論

二十五 疝氣論

三十一 秦桂丸論

二惡寒非寒病惡熱非熱病論

三經水或紫或黑論皆熱

四石膏論  
五脉大必病進論

六生氣通天論病因章句辨

七太僕章句  
八新定章句

九倒倉論頤時  
十相火論

十一左大順男右大順女論  
十二茄淡論

十三吃逆論  
十四房中補益論

十五天氣屬金論  
十六張子和攻擊注論

格致餘論目錄終

格致餘論

金華 朱彥脩 撰

一飲食色欲箴序

記禮運曰傳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予每思之男女之欲

所關甚大飲食之欲於身尤切世之淪胥陷溺於其

中者蓋不少矣苟志於道必先於此究心焉因作飲

食色欲二箴以示弟姪并告諸同志云

二飲食箴

人身之貴父母遺體為口傷身酒酒皆是人有此身

飢渴消與迺作飲食以遂其生嗜彼昧者因縱口味

是當消

五味之適疾病蜂起病之生也其機甚微鏡延所牽  
忽而不思病之成也飲食俱發憂貽父母醫禱百計山  
野貧賤淡薄是謂動作不衰此身亦安均氣同體我獨  
多病悔悟一萌塵開鏡淨日節飲食易之象辭養小失  
大孟子所譏口能致病亦敗爾德守口如瓶服之無數

色欲箴

惟人之生與天地參坤道成女乾道成男配為夫婦  
生育攸密血氣方剛惟其時矣成之以禮接之以時  
父子之親其要在茲睠彼昧者徇情縱欲惟恐不及  
濟以燥毒氣陽血陰人身之神陰平陽秘我體長春

血氣幾何而不自惜我之所生翻為我賊女之耽兮  
其欲實多閨房之肅門庭之和士之耽兮其家自廢  
既喪厥德此身亦瘁遠彼惟薄放心乃收飲食甘美  
身安病瘳

是則謂所房中

四 陽有餘陰不足論

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天之陽氣為氣地之陰氣為血  
故氣常有餘血常不足何以言之天地為萬物父母  
天大也為陽而運於地之外地居天之中為陰天之  
陰陽之氣也  
大氣舉之日實也亦屬陽而運於月之外月缺也屬  
陰稟日之光以為明者也人身之陰氣其消長視月

之盈缺故人之生也男子十六歲而精通女子十四歲而經行是有形之後猶有待於乳哺水穀以養陰氣始成而可與陽氣為配以能成人而為人之父母古人必近三十二而後嫁娶可見陰氣之難於成而古人之善於攝養也禮記注曰惟五十然後養陰者有以加內經曰年至四十陰氣自半而起居衰矣又曰男子六十四歲而精絕女子四十九歲而經斷夫以陰氣之成止供給得三十年之運用視聽言動已先虧矣人之情欲無涯此難成易虧之陰氣若之何而可以供給也經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

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又曰至陰虛天氣絕至陽盛地氣不足觀虛與盛之所在非吾之過論主閉藏者腎也司竦泄者肝也二臟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心君火也為物所感則易動心動則相火亦動動則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雖不交會亦暗流而竦泄矣所以聖賢只是教人收心養心其肯深矣天地以五行更迭衰旺而成四時人之五臟六腑亦應之而衰旺四月屬巳五月屬午為火大旺火為肺金之夫火旺則金衰六月屬未為土大旺土為水之夫土旺則水衰况腎水常藉肺金為母以補助其不足故

閑當作閑

內經詩詩於資其化源也古人於夏必獨宿而淡味  
 兢兢業業於愛護也保養金水二臟正嫌火土之旺  
 爾內經曰冬不藏精者春必病温十月屬亥十一月  
 屬子正火氣潛伏閑藏以養其本然之真而為來春  
 發生外動之本若於此時恣嗜欲以自戕賊至春升  
 之際下無根本陽氣輕浮必有温熱之病夫夏月火  
 土之旺冬月火氣之伏此論一年之虛耳若上弦前  
 下弦後月廓月空亦為一月之虛大風大霧虹霓飛  
 電暴寒暴熱日月薄蝕憂愁忿怒驚恐悲衰醉飽勞  
 倦謀慮勤動又皆為一月之虛若病患初退瘡痍正

作尤不止於一日之虛今人多有春未夏初患頭痛  
 脚軟食少體執仲景謂春夏劇秋冬差而脉弦大者  
 正世俗所謂注夏病若犯此四者之虛似難免此夫  
 當壯年便有老態仰事俯育一切墮壞與言至此深  
 可驚懼古人謂不見所欲使心不亂夫以温柔之盛  
 於體聲音之盛於耳顏色之盛於目馨香之盛於鼻  
 誰是鐵漢心不為之動也善攝生者於此五箇月出  
 居於外苟值一月之虛亦宜暫遠帷幕各自珍重保  
 全天和期無負敬身之教幸甚

五 治病必求其本論

病之有本猶草之有根也去葉不去根草猶在也治病猶去草病在臟而治腑病在表而攻裏非惟賊胃氣抑且資助病邪醫云乎哉族叔祖年七十稟甚壯形甚瘦夏末患泄利至深秋百方不應予視之曰病雖久而神不悴小便澁少而不赤兩手脉俱澁而頗弦自言兩微悶食亦減因悟曰此必多年沉積癖在胃腸詢其平生喜食何物曰我喜食鯉魚三年無一日缺予曰積痰在肺肺為大腸之臟宜太腸之本不固也當與澄其源而流自清以茱萸陳皮青葱鹿首根生薑煎濃湯和以沙糖飲一碗許自以指探喉

冷飲細呷  
去毒言

中至半時辰吐痰半升許如膠是夜減半次早又飲又吐半升而利止又與平胃散加白朮黃連旬日而安東陽王仲延遇諸途來告曰我每日食物必屈曲自扇而下且硬澁作微痛他無所苦此何病脉之右甚濇而關尤沉左却和予曰汗血在胃腕之口氣因鬱而為痰此必食物所致明以告我彼亦不自覺予又曰汝去臘食何物為多曰我每日必早飲點剝酒兩三盞逼寒氣為製一方用韭汁半銀盞冷飲細呷之盡韭葉半斤而病安已而果然又一鄰人年三十餘性狃而躁素患下痔瘡或作或止夏初患自利扇

上微悶醫與治中湯兩貼昏悶若死片時而甦予脉  
之兩手皆瀋重取畧弦似數予曰此下疴瘡之深重者  
與當歸龍會丸去麝四貼而利減又與小柴胡去半夏  
加黃連芍藥川芎生薑煎五六貼而安彼二人者俱  
是瀋脉或弦或不弦而治法迥別不索其本何以議藥

六 瀋脉論

人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定息脉行六  
寸一晝一夜一萬三千五百息脉行八百二十丈此  
平人血氣運行之定數也醫者欲知血氣之病與不  
病非切脉不足以得之脉之狀不一載於脉經者二

十有四浮沉芤滑實弦緊洪微緩瀋遲伏濡弱數細  
動虛促結代革散其狀大卒多兼見人之為病有四  
曰寒曰熱曰實曰虛故學脉者亦必以浮沉遲數為  
之綱以察病情此不易之論也然瀋之見固多虛寒  
亦有痼熱為病者醫於指下見有不足之氣象便以  
為虛或以為寒孟浪與藥無非熱補輕病為重重病  
為死者多矣何者人之所藉以為生者血與氣也或  
因憂鬱或因厚味或因無汗或因補劑氣騰血沸清  
化為濁老痰宿飲膠固雜糅脉道阻澁不能自行亦  
見瀋狀若重取至骨來似有力且帶數以意參之於

證驗之形氣但有熱證當作痼熱可也此論為初學者發圓機之士必以為贅東陽吳子方年五十形肥味厚且多憂怒脉常沉潛自春來得痰氣病醫認為虛寒卒與燥熱香竄之劑至四月間兩足弱氣上衝飲食減召予治之予曰此熱鬱而脾虛痿厥之證作矣形肥而脉沉未是死證但藥邪太盛當此火旺實難求生且與竹歷下白朮膏盡二斤氣降食進一月後大汗而死盡此以為諸賢覆轍戒云

七 養老論

人生至六十七十以後精血俱耗平居無事已百熱

證何者頭昏目眩肌痒溺數鼻涕牙落涎多寐少足弱耳聾健忘眩暈腸燥面垢髮脫眼花久坐兀睡未風先寒食則易飢咲則有淚但是老境無不有此或曰局方烏附丹劑多與老人為宜豈非以其年老氣弱下虛理宜溫補今予皆以為熱烏附丹劑將不可施之老人耶余曉之曰奚止烏附丹劑不可妄用至於好酒膩肉濕麵油汗燒炙煨炒辛辣甜滑皆在所忌或曰子何愚之甚耶甘旨養老經訓具在為子為婦甘旨不及孝道便虧而吾子之言若是其將有說以通之乎願聞其畧予愀然應之曰正所謂道並行

而不悖者請詳言之古者井田之法行鄉閭之教興  
 人知禮讓比屋可封肉食不及幼壯五十纔方食肉  
 強壯恣饗比及五十病已蜂起氣耗血竭筋柔骨痿  
 腸胃壅闕涎沫充溢而况人身之陰難成易虧六七  
 十後陰不足以配陽孤陽幾欲飛越因天生胃氣尚  
 余留連又藉水穀之陰故羈縻而定耳所陳前證皆  
 是血少內經曰賢惡燥烏附丹劑非燥而何夫血少  
 之人若防風半夏蒼朮香附但是燥劑且不敢多况  
 烏附丹劑乎或者又曰一部局方悉是溫熱養陽吾  
 子之言無乃繆妄乎予曰局方用燥劑為劫濕病也

濕得燥則豁然而收局方用煖劑為劫虛病也補腎  
 不如補脾脾得溫則易化而食味進下雖暫虛亦可  
 少回內經治法亦許用劫正是此意蓋為質厚而病  
 淺者設此亦儒者用權之意若以為經常之法豈不  
 大悞彼老年之人質雖厚此時亦近乎薄病雖淺其  
 本亦易以撥而可以劫藥取速效乎若夫形肥者血  
 少形瘦者氣實間或有可用劫藥者設或失手何以  
 取救吾寧稍遲計出萬全豈不美乎烏附丹劑其不  
 可輕餌也明矣至於飲食尤當謹節夫老人內虛脾  
 弱陰虧性急內虛胃熱則易飢而思食脾弱難化則

食已而再飽陰虛難降則氣鬱而成痰至於視聽言  
 動皆成廢懶百不如意怒火易熾雖有孝子順孫亦  
 是動輒振腕况未必孝順乎所以物性之執者炭火  
 製作者氣之香粹者味之甘膩者其不可食也明矣  
 雖然腸胃堅厚福氣深壯者世俗觀之何妨奉養縱  
 口固快一時積久必為災害由是觀之多不如少  
 不如絕爽口作疾厚味措毒前括格言猶在人耳可  
 不慎歟或曰如子之言殆將絕而不與於汝安乎  
 曰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以姑息况施於所尊者  
 哉惟飲與食將以養生不以致疾若以所養轉為所

神

害恐非君子之所謂孝與敬也然則知之何則可曰  
 好生惡死好安惡病人之常情為子為孫必先開之  
 以義理曉之以物性旁譬曲喻陳說利害意誠辭確  
 一切以敬慎行之又次以身先之必將有所感悟而  
 無扞格之逆矣吾子所謂絕而不與施於有病之時  
 尤是孝道若無病之時量酌可否以時而進某物不  
 食某物代之又何傷於孝道乎若夫平居閑話素無  
 開導誘掖之言及至飢腸已鳴纔涎已動飲食在前  
 馨香撲鼻其可禁乎經曰以飲食忠養之忠之一字  
 恐此於意合請勿易看過予事老母固有愧於古者

然母年踰七旬素多痰飲至此不作節養有道自謂  
有術只因大便燥結時以新牛乳猪脂和糜粥中進  
之雖以暫時滑利終是膩物積多次年夏時鬱為粘  
痰發為脇瘡連日作楚寤與隙獲為之子者置身無  
地因此苦思而得節養之說時進參朮等補胃補血  
之藥隨天令加減遂得大府不燥面色瑩潔雖覺瘦  
弱終是無病老境得安職此之由也因成一方用參  
朮為君牛膝芍藥為臣陳皮茯苓為佐春加川芎夏  
加五味黃芩麥門冬冬加當歸身倍生姜一日或一貼  
或二貼聽其小水纔覺短小便進此藥小水之長如

舊即是卻病捷法後到東陽因聞老何安人性聰敏七  
十以後稍覺不快便却粥數日單進人參湯數貼而  
止後九十餘無疾而卒以其偶同故筆之以求是正

八 慈幼論

人生十六歲以前血氣俱盛如月方升如日將圓惟  
陰長不足腸胃尚脆而窄養之之道不可不謹童子  
不衣裘帛前哲格言具在人耳裳下體之服帛溫軟  
甚於布也裘皮衣溫軟甚於帛也蓋下體主陰得寒  
涼則陰易長得溫煖則陰暗消是以下體不與帛綃  
夾厚溫煖之服恐妨陰氣實為確論血氣俱盛食物

易消故食無時然腸胃尚脆而窄若稠粘乾硬酸鹹  
 甜粹一切魚肉木果濕麵燒炙煨炒但是發熱難化  
 之物皆宜禁絕只與乾柿熟菜白粥非惟無病且不  
 縱口可以養德此外生栗味鹹乾柿性涼可為養陰  
 之助然藥大補柿大澁俱為難化亦宜少與婦人無  
 知惟務姑息畏其啼哭無所不與積成痼疾雖悔何  
 及所以富貴驕養有子多病迨至成人筋骨柔弱有  
 疾則不能忌口以自養居喪則不能食素以盡禮小  
 節不謹大義亦虧可不慎歟至於乳子之母尤宜謹  
 節飲食下咽乳汁便通情欲動中乳脉便應病氣到

乳汁必凝滯兒得此乳疾病立至不吐則瀉不瘡則  
 熱或為口糜或為驚搐或為夜啼或為腹痛病之初  
 來其溺必甚少便須詢問隨證調治母安亦安可消  
 患於未形也夫飲食之擇猶是小可乳母稟受之厚  
 薄情性之緩急骨相之堅脆德行之善惡兒能速肖  
 尤為關係或曰可以已矣曰未也古之胎教具在方  
 冊愚不必贅若夫胎孕致病事起茫昧人多玩忽醫  
 所不知兒之在胎與母同體得熱則俱熱得寒則俱  
 寒病則俱病安則俱安母之飲食起居尤當慎密東  
 陽張進士次子二歲滿頭有瘡一日瘡忽自平遂患

痰喘予視之曰此胎毒也慎勿與解利藥衆皆愕然予又曰乃母孕時所喜何物張曰辛辣熱物是其所喜因口授一方用人參連翹芎連生甘草陳皮芍藥木通濃煎沸湯入竹瀝與之數日而安或曰何以知之曰見其精神昏倦病受得深決無外感非胎毒而何予之次女形瘦性急體本有熱懷孕三月適當夏暑口渴思水時發小熱遂教以四物湯加黃芩陳皮生甘草木通因懶於煎煮數貼而止其後此子二歲瘡痍遍身忽一日其瘡頓愈數日遂成孩瘡予曰此胎毒也瘡若再作病必自安已而果然若於孕時確

守前方何病之有又陳氏女八歲時得癩病遇陰雨則作遇驚亦作口出涎沫聲如羊鳴予視之曰此胎受驚也其病深痼調治半年病亦可安仍須淡味以佐藥功與燒丹元繼以四物湯入黃連隨時令加減半年而安

九 夏月伏陰在內論

天地以一元之氣化生萬物根於中者曰神機根於外者曰氣血萬物同此一氣人靈於物形與天地參而為三者以其得氣之正而通也故氣升亦升氣浮亦浮氣降亦降氣沉亦沉人與天地同一橐籥子月

一陽生陽初動也寅月三陽生陽初出於地也此氣之升也已月六陽生陽盡出於土矣此氣之浮也人之腹屬地氣於此時浮於肌表散於皮毛腹中虛矣經曰夏月經滿地氣溢滿入經絡受血皮膚充實長夏氣在肌肉所以表實表實者裏必虛世言夏月伏陰在內此陰字有虛之義若作陰冷看其悞甚矣或曰以手捫腹明知其冷非冷而何前人治暑病有玉龍丸大順散桂苓丸單煮良姜與縮脾飲用草果等皆行溫熱之劑何吾子不思之甚也予曰春夏養陽王太僕謂春食涼夏食寒所以養陽也其意可見矣

若夫涼臺水館太弱風車陰木寒泉果水雪涼之傷自內及外不用溫熱病何由安詳玩其意實非為內伏陰而用之也前哲又謂外降浮沉則順之寒熱溫涼則逆之若於夏月火令之時妄投溫熱寧免實實虛虛之患乎或曰巳月純陽於理或通五月一陰六月二陰非陰冷而何予曰此陰之初動於地下也四陽浮於地上燔灼焚燎流金燦石何陰冷之有孫真人製生脈散令人夏月服之非虛而何

十 豆瘡陳氏方論

讀前人之書當知其立言之意苟讀其書而不知其

意求適於用不可得也豆瘡之論錢氏為詳歷舉源  
 流經絡明分表裏虛實開陳其施治之法而又證以  
 論辨之言深得著書垂教之體學者讀而用之如求  
 方圓於規矩較平直於準繩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  
 可為無窮之應用也今人不知致病之因不求立方  
 之意倉卒之際據證檢方漫爾一試設有不應并其  
 書而廢之不思之甚也近因用方之教久行素問之  
 學不講抱疾談醫者類皆喜溫而惡寒喜補而惡解  
 利忽得陳氏方論皆燥熱補劑其辭確其文簡權然  
 用之翕然信之遂以為錢氏不及陳氏遠矣或曰子

以陳氏方為不足歟曰陳氏方誠一偏論雖然亦可  
 謂善求病情者其意大卒歸重於太陰一經蓋以手  
 太陰屬肺主皮毛也足太陰屬脾主肌肉肺金惡寒  
 而易於感脾胃土惡濕而無物不受觀其用丁香官  
 桂所以治肺之寒也用附朮半夏所以治脾之濕也  
 使其肺果有寒脾果有濕而兼有虛也量而與之中  
 病則止何傷之有今也不然徒見其瘡之出遲者身  
 熱者泄瀉者驚悸者氣急者渴思飲者不問寒熱虛  
 實率投木香散異功散間有偶中隨手獲效設或候  
 投過不旋踵何者古人用藥製方有向導有監制有

反佐有因用若錢氏方固未嘗廢細辛丁香白木參  
 芪等率有監制輔佐之藥不專務於溫補耳然其用  
 涼寒者多而於輔助一法畧闕端緒未曾深及癡人  
 之前不可說夢錢氏之慮至矣亦將以候達者擴充  
 推廣而用雖然渴者用溫藥痒場者用補藥自陳氏  
 發之迫出前輩然其多用桂附丁香等燥熱恐未為  
 適中也何者桂附丁香輩當有寒而虛固是酌當虛  
 而未必寒者其為害當何如耶陳氏立方之時必有  
 挾寒而豆瘡者其用燥熱補之固其宜也今未挾寒  
 而用一偏之方寧不過於熱乎予嘗會諸家之粹求

其意而用之實未敢據其成方也試舉一二以證之  
 從子六七歲時患豆瘡發熱微渴自利一小方脉視  
 之用木香散每貼又增丁香十粒予切疑焉觀其出  
 遲固因自利而氣弱察其所下皆臭滯陳積因腸胃  
 執蒸而下也恐非有寒而虛遂急止之已投一貼矣  
 繼以黃連解毒湯加白朮與十貼以解丁香之熱利  
 止瘡亦出其後肌常有微熱而手足生癰癩與涼劑  
 調補踰月而安又一男子年十六七歲發熱而昏目  
 無視耳無聞兩手脉皆豁大而畧數知其為勞傷矣  
 時里中多發豆者雖不知入與藥則飲與粥則食遂

教參其當歸白朮陳皮太料濃煎與之飲至三十餘  
 貼豆始出又二十餘貼則成膿泡身無全膚或曰病  
 勢可畏何不用陳氏全方治之余曰此但虛耳無寒  
 也只守前方又數千餘貼而安後詢其病因謂先四  
 五日恐有出豆之病遂極力樵採連日出汗甚多若  
 用陳氏全方寧無後悔至正甲申春陽氣早動正月  
 間邑間豆瘡不越一家卒投陳氏方童幼死者百餘  
 人雖由天數吾恐人事亦或未之盡也

**十一** 痛風論

醫者

氣行脉外血行脉内晝行陽二十五度夜行陰二十

五度此平人之造化也得寒則行遲而不及得熱則  
 行速而太過內傷於七情外傷於六氣則血氣之運  
 或遲或速而病作矣彼痛風者太率因血受熱已自  
 沸騰其後或涉冷水或立濕地或扇取涼或卧當風  
 寒涼外搏熱血得寒汗濁凝澁所以作痛夜則痛甚  
 行於陰也治法以辛熱之劑流散寒濕開發腠理其  
 血得行與氣相和其病自安然亦有數種治法稍異  
 謹書一二以證予言東陽傅文年踰六十性急作勞  
 患兩腿痛甚動則甚痛予視之曰此兼虛証當補血  
 溫血病當自安遂與四物湯加桃仁陳皮牛膝生甘

草煎入生姜研潛行散熱飲三四十貼而安又朱宅  
闡內年近三十食味甚厚性躁急患痛風攣縮數月  
醫禱不應予視之曰此挾痰與氣証當和血疎氣導  
痰病自安遂以潛行散入生甘草牛膝炒枳殼通草  
陳皮桃仁姜汁煎服半年而安又鄰鮑六年二十餘  
因患血痢用滋藥取效後患痛風叫號撼鄰予視之  
曰此惡血入經絡證血受濕熱久必凝濁所下未盡  
留滯隧道所以作痛經久不治恐成偏枯遂與四物  
湯加桃仁紅花牛膝黃芩陳皮生甘草煎入生姜研  
潛行散入少酒飲之數十貼又與刺委中出黑血近

一 瘡  
瘡也

三合而安或曰此見鄰人用草藥研酒飲之不過數  
貼亦有安者如子之言類皆經久取效無乃太迂緩  
乎予曰此却病草藥石上采魁絲為之君過山龍等  
佐之皆性熱而燥者不能養陰却能燥濕病之淺者  
濕痰得燥則開熱血得熱則行亦可取效彼病深而  
血少者愈却愈虛愈却愈深若朱之病是也子以我  
為迂緩乎

十二 瘡瘡論

內經謂夏傷於暑秋傷於風必有瘡瘡瘡瘡老瘡也  
以其隔兩月一作纏綿不休故有是名前賢具有治

法然皆峻劑有非稟受性弱與居養所務者所宜用也惟許學士方有用參芪等補劑而又不曾深論後學難於推測因見近年以來五十歲以下之人多是怯弱者况嘗欲縱恣十倍於前以弱質而得深病最難為藥始悟常山烏梅砒丹等為却痰之劑若誤用之輕病為重重病必死何者夫三日一作陰受病也作於子午卯酉日少陰瘧也作於寅申巳亥日厥陰瘧也作於辰戌丑未日太陰瘧也瘧得於暑當以汗解或涼臺水閣陰木冷地他人揮扇泉水澡浴汗不得泄鬱而成痰其初感也胃氣尚強全不自覺至於再感瞠然無知又復恣意飲食過分勞動竭力房事胃氣大傷其病乃作深根固蒂宜其難愈病者欲速愈甘辛峻劑醫者欲急利速便將投殊不知感風感暑皆外邪也當以汗解所感既深決非一二升汗可除亦有胃氣少回已自得汗不守禁忌又復觸胃舊邪未去新邪又感展轉沉滯其病愈深况來求治者率皆輕試速效却病之藥胃氣重傷吾知其難免於禍矣由是甘為遲鈍範我馳驅必先與參木陳皮芍藥等補劑補以本經之藥惟其取汗若得汗而體虛又須重用補劑以助之俟汗出通身下過委中方是

法然皆峻劑有非稟受性弱與居養所務者所宜用也惟許學士方有用參芪等補劑而又不曾深論後學難於推測因見近年以來五十歲以下之人多是怯弱者况嘗欲縱恣十倍於前以弱質而得深病最難為藥始悟常山烏梅砒丹等為却痰之劑若誤用之輕病為重重病必死何者夫三日一作陰受病也作於子午卯酉日少陰瘧也作於寅申巳亥日厥陰瘧也作於辰戌丑未日太陰瘧也瘧得於暑當以汗解或涼臺水閣陰木冷地他人揮扇泉水澡浴汗不得泄鬱而成痰其初感也胃氣尚強全不自覺至於再感瞠然無知又復恣意飲食過分勞動竭力房事胃氣大傷其病乃作深根固蒂宜其難愈病者欲速愈甘辛峻劑醫者欲急利速便將投殊不知感風感暑皆外邪也當以汗解所感既深決非一二升汗可除亦有胃氣少回已自得汗不守禁忌又復觸胃舊邪未去新邪又感展轉沉滯其病愈深况來求治者率皆輕試速效却病之藥胃氣重傷吾知其難免於禍矣由是甘為遲鈍範我馳驅必先與參木陳皮芍藥等補劑補以本經之藥惟其取汗若得汗而體虛又須重用補劑以助之俟汗出通身下過委中方是

佳兆仍教以淡飲食省出入避風就温遠去帷薄謹  
密調養無有不安若感病極深雖有大汗所感之邪  
必自藏傳出至府其發也必亂而失期亦豈是佳兆  
故治此病春夏為易秋冬為難非有他也以汗之難  
易為優劣也或曰古方用砒丹烏梅常山得效者不  
為少子以為不可用乎予曰府受病者淺一日一作  
間一日一作者是胃氣尚強猶可與也彼三日一作  
者病已在臟矣在臟者難治以其外感猶可治也而  
可用劫藥以求速效乎前歲憲僉唐公稟甚壯形甚  
強色甚蒼年近六十二月得瘧瘧召予視之知其飮

藥

於醲肥者告之曰須遠色食淡調理淡月得大汗乃  
安公不悅一人從旁曰此易耳數日可安與劫藥三  
五貼病退旬日後又作又與又退綿延至冬病猶未  
除又來求治予知其久得藥痰亦少惟胃氣未完又  
天寒汗未透遂以白朮粥和丸與二斤令其遇飢時  
且未食取一二百丸以熱湯下只與白粥調養盡此  
藥當大汗而安已而果然如此者甚多但樂畧有加  
減不必盡述

十三

病邪雖實胃氣傷者勿使攻擊論

凡言治國者多借醫為諭仁哉斯言也真氣民也病

邪盜賊也或有盜賊勢須煎除而後已良相良將必先審度兵食之虛實與時勢之可否然後動動涉輕妄則吾民先困於盜次困於兵民困而國弱矣行險僥倖小人所為萬象森羅果報昭顯其可不究心乎請舉一二以為凡例永康呂親形瘦色黑平生喜酒多飲不困年近半百且有別館忽一日大惡寒發戰且自言渴却不飲予診其脉大而弱惟右關稍實畧數重取則瀋遂作酒熱內鬱不得外泄由表熱而不虛也黃芪一物以乾葛湯煎與之盡黃芪一兩乾葛一兩大得汗次早安矣又葉先生患滯下後甚逼迫

正合承氣証予曰氣口虛形雖實而面黃稍白此必平昔食過飽而胃受傷寧忍一兩日辛苦遂與參朮陳皮芍藥等補藥十餘貼至三日後胃氣稍完與承氣兩貼而安苟不先補完胃氣之傷而遽行承氣吾恐病安之後寧免瘦憊乎又一婢色紫稍肥性沉多憂年近四十經不行三月矣小腹當中有一氣塊初起如栗漸如炊餅予脉之兩手皆瀋重取却有試今按其塊痛甚捫之高半寸遂與金消石丸至四五次彼忽自言乳頭黑且有汁恐有娠予曰非也瀋脉無孕之理又與三五貼脉之稍覺虛豁予悟曰藥太

峻矣令止前藥與四物湯倍加白朮佐以陳皮至三十貼候脉完再與消石丸至四五次忽自言塊消一暈便令莫服又半月經行痛甚下黑血半升內有如椒核數十粒乃塊消一半又來索藥以消餘塊余曉之曰勿性急塊已開矣不可又攻若次月經行當盡消矣次月經行下少黑血塊又消一暈又來問藥余曰但守禁忌至次月必消盡已而果然大凡攻擊之藥有病則病受之病邪輕而藥力重則胃氣受傷夫胃氣者清純平和之氣也惟與穀肉菜果相宜蓋藥石皆是偏勝之氣雖參芪輩為性亦偏况攻擊之藥

当作冲

病

乎此婦胃氣自弱好血亦少若塊盡而却藥胃氣之存者幾希矣議論至此醫云乎哉

**由**治病先觀形色然後察脉問証論

經曰診病之道觀人勇怯肌肉皮膚能知其情以為診法也凡人之形長不及短大不及小肥不及瘦人之色白不及黑嫩不及蒼薄不及厚而况肥人濕多瘦人火多白者肺氣虛黑者腎氣足形色既殊臟腑亦異外證雖同治法迥別所以肥人責脉浮瘦人責脉沉躁人疑脉緩緩人疑脉躁以其不可一槩觀也試陳一二幸以例推東陽陳兄露筋骨體稍長患體

虛而勞頭痛甚至有決別之言余察其脉弦而大帶  
 數以人參白朮為君川芎陳皮為佐至五六月未減  
 衆皆訝之以藥之不對也余曰藥力有次第矣更少  
 俟一二宿當自安忽其季來問曰何不少加黃芪予  
 笑不答又經一宿忽自言病頓愈予脉之覺指下稍  
 盛又半日病者言膈上滿不覺飢視其腹紋已隱矣  
 予曰夜來藥中莫加黃芪否曰然止與三貼遂速與  
 二陳湯加厚朴枳殼黃連以瀉其衛三貼而安又浦  
 江義門鄭兄年二十餘秋間大發熱口渴妄言妄見  
 病似邪鬼七八日後召予治脉之兩手洪數而實視  
 其形肥面赤帶白却喜露筋脉本不實涼藥所致此  
 因勞倦成病與溫補藥自安曰柴胡七八貼矣以黃  
 芪附子湯冷與之飲三貼後困倦漸睡微汗而解脉  
 亦稍軟繼以黃芪白朮湯至十日脉漸收斂而小又  
 與半月而安夫黃芪補氣藥也此兩人者一則氣虛  
 一則氣實便有宜不宜存焉可不審乎

**十五** 大病不守禁忌論

病而服藥須守禁忌孫真人千金方言之詳矣但不  
 詳言所以守禁忌之由敢陳其畧以為規戒夫胃氣  
 者清純冲和之氣人之所賴以為生者也若謀慮神

勞動作形苦嗜欲無節思想不遂飲食失宜藥餌違  
法皆能致傷既傷之後須用調補恬不知怪而乃恣  
意犯禁舊疾之證尚未消退方生之證與日俱積吾  
見醫藥將日不暇給而傷敗之胃氣無復完全之望  
去死近矣予族叔形色俱實痰癯又患痢自恃強健  
能食絕無忌憚一日召予曰我雖病却健而能食但  
苦汗出耳汝能止此汗否予曰痰癯非汗出不能愈  
也可慮者正在健與能食耳此非痢也胃熱善消脾  
病少化食積與病勢已甚矣此時節擇飲食以養胃  
氣省出入以避風寒候汗透而安叔曰世俗謂無飽

らまろり

死痢我今能食何謂可慮余曰痢而能食者知胃氣  
未病也故言不死非謂恣食不節擇者不從所言恣  
口大嚼遇渴又多啖水果如此者月餘後雖欲求治  
不可著手矣淹淹又月餘而死內經以驕恣不論於  
理為不治之病信哉又周其姓者形色俱實患痢善  
食而易飢大醫不擇者五日矣予責之曰病中當調  
補自養豈可滋味戕賊遂教之只用熟蘿蔔粳粥且  
少與調治半月而安

出

出

十六 虛病痰病有似邪祟論

血氣者身之神也神既衰之邪因而入理或有之若

論

夫血氣兩虧痰客中焦妨礙升降不得運用以致十  
二官各失其職視聽言動皆有虛妄以邪治之其人  
必死吁哉竟乎誰執其咎憲慕之子傳兄年十七八  
時暑月因大勞而渴恣飲梅漿又連得大驚三四次  
妄言妄見病似邪鬼診其脉两手皆虛弦而帶沉數  
予曰數為有熱虛弦是大驚又梅酸之漿鬱於中脘  
補虛清熱導去痰滯病乃可安遂與人參白朮陳皮  
茯苓芩連等濃煎湯入竹瀝姜汁與旬日未效眾皆  
起藥之不審余脉之知其虛之未完與痰之未導也  
仍與前方入荆瀝又旬日而安外弟歲一日醉飽後

九

赴

亂言妄語妄見詢之係伊亡兄附體言生前事甚的  
乃叔在邊叱之曰非邪食腥與酒太過痰所為耳灌  
鹽湯一大碗吐痰一二升汗因大作困睡一宵而安  
又金氏婦壯年暑月赴筵歸乃姑詢其坐次失序遂  
赧然自愧因成此病言語失倫其中又多間一句曰  
奴奴不是脉皆數而弦余曰此非邪乃病也但與補  
脾清熱導痰數日當自安其家不信邀數巫者噴水  
而咒之旬餘而死或問曰病非邪而邪治之何速至  
於死余曰暑月赴宴外境蒸熱辛辣適口內境鬱熱  
而况舊有積痰加之愧悶其痰與熱何可勝言今乃

驚以法尺是驚其神而血不寧也噴以法水是審其體密其膚使汗不得泄也汗不泄則蒸熱內燔血不得寧則陰消而陽不能獨立也不死何俟或曰外臺秘要有禁咒一科庸可廢乎予曰移精變氣乃小術耳可治小病若內有虛邪外有實邪當用正大之法自有成式昭然可考然符水惟膈上熱痰一呷凉水胃熱得之豈不清快亦可取安若內傷而虛與冬嚴寒符水下咽必水胃而致害彼鬱熱在上熱邪在表須以汗解率得清冷膚腠固密熱何由解必致內攻陰陽離散血氣乖爭去死為近

**十七** 面鼻得冷則黑論

諸陽聚於頭則面為陽中之陽鼻居面中央而陽明起於頰中一身之血運到面鼻到面鼻陽部皆為至清至精之血矣酒性善行而喜升大熱而有峻急之毒多酒之人酒氣熏蒸面鼻得酒血為極熱熱血得冷為陰氣所搏汗濁凝結滯而不行宜其先為紫而後為黑色也須用融化滯血使之得流滋生新血可以運化病乃可愈予為酒製四物湯加炒片茯苓陳皮生甘草酒紅花生姜煎調五靈脂末飲之氣弱者加酒黃芪無有不應者

六 胎自墮論

陽施陰化胎孕乃成血氣虛損不足榮養其胎自墮  
或勞怒傷情內火便動亦能墮胎推原其本皆因於  
熱火能消物造化自然病源乃謂風冷傷於子臟而  
墮此未得病情者也予見賈氏婦但有孕至三箇月  
左右必墮診其脉左手大而無力重取則滿知其少  
血也以其妙年只補中氣使血自榮時正初夏教以  
濃煎白朮湯下黃芩末一錢服三四貼遂得保全  
而生因而思之墮於內熱而虛者於理為多曰熱曰  
虛當分輕重好生之工幸毋輕視

七 難產論

世之難產者往往見於鬱悶安佚之人富貴奉養之  
家若貧賤辛苦者無有也方書上有瘦胎飲一論而  
其方為湖陽公主作也實非極至之言何者見有此  
方其難自若予族妹苦於難產後遇胎為則觸而去  
之余甚憫焉視其形肥而勤於針指構思旬日忽自  
悟曰此正與湖陽公主相反彼奉養之人其氣必實  
耗其氣使和平故易產今形肥知其氣虛又坐知其  
不運而其氣愈弱又坐胞胎因母氣不能自運耳當  
補其母之氣則兒健而易產今其有孕至五六箇月

遂於大全方紫蘇飲加補氣藥與十數貼因得男而甚快後遂以此方隨母之形色性稟參以時令加戒與之無不應者因名其方曰大達生散

二十 難產胞損淋瀝論

常見尿胞因收生者不謹以致破損而得淋瀝病遂為廢疾一日有徐姓婦壯年得此因思肌肉破傷在外者且可補完胞雖在腹恐亦可治遂診其脉虛甚曰難產之由多是氣虛難產之後血氣尤虛試與峻補因以參朮為君芎歸為臣桃仁陳皮黃芪茯苓為佐而煎以猪羊胞中湯極飢時飲之但劑率用一兩

至一月而安蓋是氣血驟長其胞自完恐稍遲緩亦難成功

二十一 胎婦轉胞病論

轉胞病胎婦之稟受弱者憂悶多者性急躁者食味厚者大率有之古方皆用滑利踈導藥鮮有應效因思胞為胎所墮展在一邊胞系了戾不通耳胎若舉起懸在中央胞系得踈水道自行然胎之墜下必有其由一日果宅寵人患此脉之兩手似瀋重取則弦然左手稍和余曰此得之憂患瀋為血少氣多弦為有飲血少則胞弱而不能自舉氣多有飲中焦不清

而溢則胞之所避而就下故墜遂以四物湯加參朮  
 半夏陳皮生甘草生姜空心飲隨以指探喉中吐出  
 藥汁俟少頃氣定又與一貼次早亦然如是與八貼  
 而安此法未為的確恐偶中耳後又歷用數人亦效  
 未知果如何耶仲景云婦人本肥盛且舉胎滿全羸  
 瘦且舉空臧胞系了戾亦致胞轉其義未詳必有能  
 知之者

三

乳硬論

乳房陽明所經乳頭厥陰所屬乳子之母不知調養  
 怒忿所逆鬱悶所遏厚味所釀以致厥陰之氣不行

故竅不得通而汁不得出陽明之血沸騰故熱甚而  
 化膿亦有所乳之子膈有滯痰口氣炒熱含乳而睡  
 熱氣所吹遂生結核於初起時便須忍痛搥令稍軟  
 兜令汁透自可消散失此不治必成癰癤治法踈厥  
 陰之滯以青皮清陽明之熱細研石膏行汗濁之血  
 以生甘草之節消腫導毒以瓜蒌子或加沒藥青橘  
 葉皂角刺金銀花當歸或湯或散或加臧隨意消息  
 然須以少酒佐之若加以艾火兩三壯於腫處其效  
 尤捷彼村工喜於自銜便用針刀引惹拙病良可哀  
 憫若夫不得於夫不得於舅姑憂怒鬱悶晡夕積累

庸工

一味之劑曰之軍方

脾氣消阻肝氣橫逆遂成隱核如大棊子不痛不痒  
數十年後方為瘡陷名曰赫岩以其瘡形嵌凹似岩  
穴也不可治矣若於始生之際便能消釋病根使心  
清神安然後施之以治法亦有可安之理予族姪婦  
年十八時曾得此病察其形脉稍實但性急躁伏僵  
自諸所難者後姑耳遂以本草單方青皮湯間以加  
減四物湯行以經絡之劑兩月而安

受胎論

成胎以精血之後先分男女者精澄之論愚切惑焉  
後閱李東垣之方有曰經水斷後一二日血海始淨

精勝其血感者成男四五日後血脉已旺精不勝血  
感者成女此確論也易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夫乾  
坤陰陽之情性也全遺意左右陰陽之道路也男女陰陽之  
儀象也父精母血因感而會精之施也血能攝精成  
其子此萬物資始於乾元也血成其胞此萬物資生  
於坤元也陰陽交媾胎孕乃疑所藏之處名曰子宮  
一系在下上有兩岐一達於左一達於右精勝其血  
則陽為之主受氣於左子宮而男形成精不勝血則  
陰為之主受氣於右子宮而女形成或曰分男分女  
吾知之矣男不可為父女不可為母與男女之兼形

者又若何而分之耶余曰男不可為父得陽氣之虧者也女不可為母得陰氣之塞者也兼形者由陰為駁氣所乘而成其類不一以女函男有二一則遇男為妻遇女為夫一則可妻而不可夫其有女具男之全者此又駁之甚者或曰駁氣所乘獨見於陰而所乘之形又若是之不同耶予曰陰體虛駁氣易於乘也駁氣所乘陰陽相混無所為主不可屬左不可屬右受氣於兩岐之間隨所得駁氣之輕重而成形故所兼之形有不可得而同也

論

人迎氣口論

六陽六陰脉分屬左右手心小腸肝膽腎膀胱在左主血肺大腸脾胃命門三焦在右主氣男以氣成胎故氣為之主女以血成胎故血為之主若男子久病氣口充於人迎者有胃氣也病雖重可治女子久病人迎充於氣口者有胃氣也病雖重可治及此者逆或曰人迎在左氣口在右男女所同不易之位也脉法讚曰左大順男右大順女何子言之悖耶曰脉經一部王叔和諄諄於教醫者此左右手以醫者為主而言若主於病者奚止千里之謬

論

春宣論

春蠢也陽氣升浮草木萌芽蠢然而動前哲謂春時  
 人氣在頭有病宜吐又曰傷寒大法春宜吐宜之為  
 言揚也謂吐之法自上出也今之世俗往往有瘡痰  
 者膈滿者蟲積者以為不於春時宜瀉以毒藥不可  
 愈也醫者遂用率牛巴豆大黃枳殼防風輩為丸名  
 之曰春宜丸於二月三月服之得下利而止於初瀉  
 之時臟府得通時暫輕快殊不知氣升在上則在下  
 之陰甚弱而用利藥戕賊其陰其害何可勝言况神  
 景用承氣湯等下藥必有大滿大實堅有燥屎轉失  
 氣下逼迫而無表證者方行此法可下之證未悉其

春宜牛子

猶須遲以待之泄利之藥其可輕試乎余伯考形肥  
 骨瘦味厚性沉五十歲輕於聽信忽於三月半贖春  
 宜丸一貼服之下兩三行每年率以為常至五十三歲  
 時七月初炎熱之甚無病暴死此豈非妄認春宜為  
 春瀉而致禍耶自上召下曰宜宜之一字吐也明矣張  
 子和先生已詳論之昔賢豈妄言哉詳之審訂無疑  
 後之死者又有數人愚故表而出之以為後人之戒

三 醇酒宜冷飲論

醇酒之性太熱有大毒清香美味既適於口行氣和  
 血亦宜於體由是飲者不自覺其過於多也不思肺

屬金性畏火其體脆其位高為氣之主腎之母木之  
 夫酒下咽膈肺先受之若是醇者理宜冷飲過於肺  
 入於胃然後漸溫肺先得溫中之寒可以補氣一益  
 也次得寒中之溫可以養胃二益也冷酒行遲傳化  
 以漸不可恣飲三益也古人終日百拜不過三爵既  
 無酒病亦免酒禍今余替之於禮經則曰飲齊視冬  
 時飲齊酒也視猶比也冬時寒也參之內經則曰熱  
 因寒用厥旨深矣今則不然不顧受傷只圖取快蓋  
 熱飲有三樂存焉膈滯通快喉舌辛美盈行可多不  
 知酒性喜升氣必隨之痰鬱於上溺遊於下肺受賊  
 邪金體必燥恣飲寒涼其熱內鬱肺氣得熱必大傷  
 耗其始也病淺或嘔吐或自汗或瘡痍或鼻衄或自  
 泄或心脾痛尚可發散而去之若其久也為病深矣  
 為消為渴為內疽為肺痿為內痔為鼓脹為失明為  
 喘哮為勞嗽為癩癩亦為難明之病倘非具眼未易  
 處治可不謹乎或曰人言一盞冷酒須二盞血乃得  
 行酒不可冷飲明矣余曰此齊東之語耳今參之於  
 經証之以理發之為規戒子以為迂耶

三

癰疽當分經絡論

六陽經六陰經之分布周身有多氣少血者有少氣

多血者有多氣多血者不可一槩論也若夫要害處近虛怯薄處前哲已曾論及惟分經之言未聞也何則諸經惟少陽厥陰經之生癰疽理宜預防以其多氣少血其血本少肌肉難長瘡久未合必成死證其有不思本經少血遽用驅毒利藥以伐其陰分之血禍不旋踵矣請述一二成敗之迹以告來者余從叔父平生多慮質弱神勞年近五十忽左膊外側廉上起一小紅腫大約如粟予視之曰慎勿輕視且生與人參大料作湯得二二斤為好人未之信謾進小貼數服未解而止旬餘值大風拔木瘡上起一道紅如

脾當作脾

線繞至背脚直抵右肋予曰必大料人參少加當歸川芎陳皮白朮等補劑與之後與此方兩閱月而安又東陽李兄年踰三十形瘦膚厚連得憂患又因作勞且過於色忽左腿外側廉上一紅腫其大如栗一醫問其大府堅實與承氣兩貼下之不效又一醫教與大黃硃砂生粉草麒麟竭又二三貼半月後且予視之曰事去矣又一李兄年四十餘而面稍白神甚勞忽脇下生一紅腫如桃一人教用補劑眾笑且排於是流氣飲十宜散雜而進之旬餘召予視之予曰非惟不與補藥抑且多得解利血氣但憊矣已而果

然或曰太陽經非多血少氣者乎何腎癱之生初無甚苦往往間有不救者吾子其能治之乎予曰腎居小腹之後而又在其下此陰中之陰也其道遠其位僻雖曰多血氣運不到氣既不到血亦窄來中年之後不可生癰纔有痛腫參之脉證但見羸弱便與滋補血氣無虧可保終吉若用尋常驅熱拔毒紓氣之藥虛虛之禍如指諸掌

**脾約丸論**

成無已曰約者結約之約又約束之約胃強脾弱約束津液不得四布但輸膀胱故小便數而大便秘故

曰脾約與此丸以下脾之結燥腸潤結化津流入胃大便利小便少而愈矣愚切有疑焉何者既曰約脾弱不能運也脾弱則土虧矣必脾氣之散脾血之耗也原其所由久病大下大汗之後陰血枯槁內火燔灼熱傷元氣又傷於脾而成此證傷元氣者肺金受火氣無所攝傷脾者肺為脾之子肺耗則液竭必竊母氣以自救金耗則木寡于畏土欲不傷不可得也脾失轉輸之令肺失傳送之官宜大便秘而難下小便數而無藏蓄也理宜滋養陰血使孤陽之火不熾而金行清化木邪有制脾土清健而運行精液乃能

入胃則腸潤而通矣今以大黃為君枳實厚朴為臣  
 雖有芍藥之養血麻仁杏仁之溫潤為之佐使用之  
 熱甚而氣實者無有不安愚恐西北二方地氣高厚  
 人稟壯實者可用若用於東南之人與熱雖盛而血  
 氣不實者雖得暢通將見脾愈弱而腸愈燥矣後之  
 欲用此方者須知在西北以開結為主在東南以潤  
 燥為主慎勿膠柱而調瑟

**三九** 鼓脹論 可補脾元氣。多脈結滯數。弱也。

心肺陽也居上肝腎陰也居下脾居中亦陰也屬土  
 經曰飲食入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

作屬

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是脾  
 具坤靜之德而有乾健之運故能使心肺之陽降腎  
 肝之陰升而成天地交之泰是為無病之人今也七  
 情內傷六淫外侵飲食不節房勞致虛脾土之陰受  
 傷轉輸之官失職胃雖受穀不能運化故陽自升陰  
 自降而成天地不交之否於斯時也清濁相混隨道  
 壅塞氣化濁血瘀鬱而為熱熱留而久氣化成濕濕  
 熱相生遂成脹滿經曰鼓脹是也以其外雖堅滿中  
 空無物有似於鼓其病膠固難以治療又名曰蠱若  
 蟲侵蝕有蠱之義驗之治法理宜補脾又須養肺金

快

以制木使脾無賊邪之慮滋腎水以制火使肺得清  
化之令却鹽味以防助邪斷妄根以保母氣無有不  
妄醫不察病起於虛急於作效銜能希快病者苦於  
脹急喜行利藥以求一時之快不知寬得一日半月  
其腫愈甚病邪甚矣真氣傷矣去死不遠古方惟禹  
餘糧丸又名石中黃丸又名紫金丸制肝補脾殊為  
切當亦須隨證亦須順時加減用之余友俞仁叔儒  
而醫連得家難年五十得此疾自制禹餘糧丸服之  
予診其脉弦濇而數曰此丸新製煨煉之火邪尚存  
溫熱之藥太多宜自加減不可執方俞咲曰今人不

及古人此方不可加減服之一月口鼻見血色骨立  
而死又楊兄年近五十性嗜好酒病瘡半年患脹病  
自察必死來求治診其脉弦而濇重則大瘡未愈手  
足瘦而腹大如蜘蛛狀予教以參朮為君當歸川芎  
芍藥為臣黃連陳皮茯苓厚朴為佐生甘草些少作  
濃湯飲之一日定三次彼亦嚴守戒忌一月後瘡因  
汗而愈又半年小便長而脹愈中間雖稍有加減大  
意只是補氣行濕又陳氏年四十餘性嗜酒大便秘  
見血於春間患脹色黑而腹大其形如鬼診其脉數  
而濇重似弱予以四物湯加黃連黃芩木通白朮陳

皮厚朴生甘草作湯與之近一年而安一補氣一補血餘藥大率相出人皆獲安以保天壽或曰氣無補法何子補氣而獲安果有說以通之乎予曰氣無補法世俗之言也以氣之為病痞悶壅塞似難於補恐增病勢不思正氣虛者不能運行邪滯所著而不出所以為病經曰壯者氣行則愈怯者著而成病苟或氣怯不用補法氣何由行或曰子之藥審則審矣何效之遲也病者久在牀枕必將厭子之迂而求速效者矣予曰此病之起或三五年或十餘年根深矣勢篤矣欲求速效自求禍耳知王道者能治此病也或曰脹病將終不可與利藥耶予曰灼知其不因於虛受病亦淺脾胃尚壯積滯不痼而又有可下之證亦宜畧與疏導若投張子和瀦川散禹功丸為例行迅攻之策實所不敢

疝氣論

疝氣之甚者罌丸連小腹急痛也有痛在罌丸者有痛在五樞穴邊者皆足厥陰之經也或有形或無形或有聲或無聲有形如瓜有聲如蛙自素問以下歷代名醫皆以為寒蓋寒主收引經絡得寒故引不行所以作痛理固然也有得寒而無疝者又必有說以

通之可也予嘗屢因門戶雪上有霜沒臍之水踢冰  
 徒涉不曾病此以予素無熱在內也因而思之此證  
 始於濕熱在經鬱而至又得寒氣外束濕熱之邪  
 不得踈散所以作痛若只作寒論恐為未備或曰厥  
 陰一經其道遠其位卑鬱積濕熱何由而致予曰太  
 勞則火起於筋醉飽則火起於胃房勞則火起於腎  
 大怒則火起於肝本經火積之久而母能令子虛濕氣  
 便盛厥陰屬木係於肝為將軍之官其性急速火性  
 且又暴為寒所束宜其痛之大暴也愚見有用烏頭  
 梔子等分作湯用之其效亦敏後因此方隨證與形

加減用之無有不應然濕熱又須分多少而始治但  
 濕者腫多癩病是也又有挾虛而發者當以參朮為  
 用而以踈導藥佐之診其脉有甚沉緊而大豁無力  
 者是也其痛亦輕惟覺重墜牽引耳

**四** 秦桂丸論

無子之因多起於婦人醫者不求其因起於何處遍  
 閱古方惟秦桂丸其辭確其意專用藥溫熱近乎人  
 情欣然授之銳然服之其受燔灼之禍猶且懵然不  
 悔何者陽精之施也陰血能攝之精成其子血成其  
 胞胎孕乃成今婦人之無子者率由血少不足以攝

精也血之少也固非一端然欲得子者必須補其陰血使無虧欠乃可推其有餘以成胎孕何乃輕用熱劑煎熬臟腑血氣沸騰禍不旋踵矣或曰春氣溫和則萬物發生冬氣寒凜則萬物消殞非秦桂丸之溫熱何由得子臟溫暖而成胎耶予曰詩言婦人和平則樂有子和則氣血不乖平則陰陽不爭今得此藥經血轉紫黑漸成衰少或先或後始則飲食驟進久則口苦而乾陰陽不平血氣不和疾病蜂起焉能成胎縱使成胎生子亦多病而不壽以秦桂丸之耗損矣天真之陰也戒之慎之鄭康使之子年十六求醫

曰我生七箇月患淋病五日七日必一發其發也大痛捫地叫天水道方行狀如漆和粟者約一盞許然後定診其脉輕則瀉重則弦視其形瘦而稍長其色青而蒼意其父必因多服下部藥遺熱在胎留於子之命門而然遂以紫雪和黃蘗細末丸梧子大晒十分乾而與二百丸作十服率以熱湯下以食物壓之又經半日痛大作連腰腹水道乃行下如漆和粟者一大碗許其病減十分之八後張子忠以陳皮一两桔梗木通各半兩作一貼與之又下漆粟者一合許遂安父得燥熱且能病子况母得之者乎余書此以

證東垣紅絲溜之事

四 惡寒非寒病惡熱非熱病論

經曰惡寒戰慄皆屬於熱又曰禁慄如喪神守皆屬於火惡寒者雖當炎月若遇風霜重綿在身自覺凜凜戰慄禁慄動搖之貌如喪神守惡寒之甚原病式曰病熱甚而反覺自冷此為病熱實非寒也或曰往往見有得熱藥而少愈者何也予曰病熱之人其氣炎上鬱為痰飲抑遏清道陰氣不升病熱尤甚積痰得熱亦為暫退熱勢助邪其病益深或曰寒熱如此誰敢以寒涼與之非殺之而何予曰古人遇戰慄之

證有以大承氣下燥糞而愈者惡寒戰慄明是熱證但有虛實之分耳經曰陰虛則發熱夫陽在外為陰之衛陰在內為陽之守精神外馳腎慾無節陰氣耗散陽無所附遂致浮散於肌表之間而惡熱也實非有熱當作陰虛治之而用補養之法可也或曰惡寒非寒宜用寒藥惡熱非熱宜用補藥甚駭耳自明示我之法可乎予曰進士周本道年踰三十得惡寒病服附子數日而病甚求予治診其脉弦而似緩予以江茶入姜汁香油些少吐痰一升許減綿大半周甚喜予曰未也燥熱已多血傷亦深須淡食以養胃內

觀以養神則水可生而火可降彼勇於仕進一切務外不守禁忌予曰若多與補血涼熱亦可稍安內外不諍腎水不生附毒必發病安後官於發城巡夜胃寒非附子不可療而性怕生姜只得以猪腰子作片煮附子與三貼而安予曰可急歸知其附毒易發彼以為迂半年後果發背而死又再丞相平生脚自踝以下常覺熱冬不可加綿於上常自言曰我真質壯不怕冷予曰此足三陰之虛宜早斷欲事以補養陰血庶乎可免咲而不吝年方五十患痿半年而死觀此二人治法蓋可知矣或曰傷寒病惡寒惡熱者亦

是虛耶予曰若病傷寒者自外入內先賢論之詳矣

**四** 經水或紫或黑論

經水者陰血也陰必從陽故其色紅稟火色也血為氣之配氣熱則熱氣寒則寒氣升則升氣降則降氣凝則凝氣滯則滯氣清則清氣濁則濁往往見有成塊者氣之凝也將行而痛者氣之滯也來後作痛者氣血俱虛也色淡者亦虛也錯經妄行者氣之亂也紫者氣之熱也黑者熱之甚也人但見其紫者黑者作痛者成塊者率指為風冷而行溫熱之劑禍不旋踵矣良由病源論月水諸病皆曰風冷乘之宜其相

習而成俗也或曰黑北方水之色也紫淡於黑非冷而何予曰經曰亢則害承乃制熱甚者必兼水化所以熱則紫甚則黑也况婦人性熱而見鄙嗜欲加倍臟腑厥陽之火無日不起非熱而何若夫風冷必須外得設或有之蓋千有而一二者也

石膏論

本草藥之命名固有不可曉者中間亦多有意義學者不可以不察以色而名者大黃紅花白前青黛烏梅之類是也以形而名者人參狗脊烏頭貝母金鈴子之類是也以氣而名者木香沉香檀香麝香茴香

之類是也以質而名者厚朴乾姜茯苓生熟地黃之類是也以味而名者甘草苦參淡竹葉草龍膽苦酒之類是也以能而名者百合當歸升麻防風滑石之類是也以時而名者半夏茵陳冬葵寅雞夏枯草之類是也以石膏火煨細研酢調封丹爐其固密甚於脂苟非有膏焉能為用此兼質與能而得名正與石脂同意聞孝忠妾以方解石為石膏况石膏其味甘而辛本陽明經藥陽明主肌肉其甘也能緩脾益氣止渴去火其辛也能解肌出汗上行至頭又入手太陰手少陽彼方解石者止有體重質堅性寒而已

求其所謂有膏而可為三經之主治者焉在哉醫欲責效不亦難乎

五 脉大必病進論

脉血之所為屬陰大洪之別名火之象屬陽其病得之於內傷者陰虛為陽所乘故脉大當作虛治之其病得之於外傷者邪客於經脉亦大當作邪勝治之合二者而觀之皆病證方長之勢也謂之病進不亦宜乎海藏云君侵臣之事也孰為是是否幸有以教之

六 生氣通天論病因章句辯

禮記曰一年視離經謂離析經理在乎章句之絕內

經生氣通天論病因四章第一章論因於寒欲如運樞以下三句與上文意不相屬皆衍文也體若燔炭汗出而散兩句當移在此夫寒邪初客於肌表邪鬱而為熱有似燔炭得汗則解此仲景麻黃湯之類是也第二章論因於暑暑者君火為病火主動則散故自汗煩渴而多言也第三章論因於濕濕者土濁之氣首為諸陽之會其位高而氣清其體虛故聰明得而係焉濁氣重蒸清道不通沉重而不爽利似乎有物以蒙冒之失而不治濕鬱為熱熱留不去木筋輒短者熱傷血不能養筋故為拘攣小筋弛長者濕傷

筋不能束骨故為痿弱因於濕首如畏各三字為句  
濕熱不攘以下各四字為句文正而意明第四章論  
因於氣為腫下文不序病證蓋是脫簡四維相代二  
句與上文意不相屬亦衍文也王太僕曰暑熱濕氣  
三病皆以為發於傷寒之毒次第相仍展轉生病五  
段通為一章余有疑焉暑病不治伏而生熱熱久生  
濕濕久氣病蓋有之矣內經止有冬傷於寒不即病  
至夏有熱病之言未聞寒毒伏藏至夏發於暑病至  
於濕病亦蒙上文之熱謂反濕其首望濕物畏之望  
除其熱當以因於濕首為句如畏濕又為句則濕首

之濕畏濕之濕皆人為也與上下文列言寒暑之病  
因文義舛乖不容於不辯或曰先賢言溫濕寒濕風  
濕矣未聞有所謂濕熱病者攻之內經亦無有焉吾  
子無乃失之迂妄耶予曰六氣之中濕熱為病十居  
八九內經發明濕熱此為首出至真大要論曰濕上  
甚而熱其間或言濕而熱在中者或曰熱而濕在中  
者此聖人愛人論道之極致使天下後世不知濕熱  
之治法者太僕登之也君其歸取原病式孰讀而審  
思之幸甚

四 大僕章句

因於寒欲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

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體若燔炭汗出而散

因於濕首如裹濕熱不攘大筋軟短小筋弛

長纒短為拘弛長為痿

因於氣為腫云云

六 新定章句

因於寒體若燔炭汗出而散

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

因於濕首如裹濕熱不攘大筋纒短小筋弛

長纒短為拘弛長為痿

因於氣為腫云云

世九 倒倉論

經曰腸胃為市以其無物不有而穀為最多故謂之

倉若積穀之室也倒者傾去積舊而滌濯使之潔淨

也胃居中屬土喜容受而不能自運者也人之飲食

遇適口之物寧無適量而傷積之乎七情之偏五味

之厚寧無傷於冲和之德乎糟粕之餘停痰瘀血互

相糾纏日積月深鬱結成聚甚者如核桃之穰諸般

奇形之蟲中宮不清矣土德不和矣誠於中形於外

發為癰疽為勞瘵為蠱脹為癩疾為無名奇病先哲

トハム  
カワヒニ

製為萬病丸温白丸等劑攻補兼施寒熱並用期中  
 病情非不工巧然不若倒倉之為便捷也以黃牡牛  
 擇肥者買一二十斤長流水煮糜爛融入湯中為液  
 以布濾出粗滓取淨汁再入鍋中文火熬成琥珀色  
 則成矣每飲一鍾少時又飲如此者積數十鍾寒月  
 則重湯温而飲之病在上者欲其吐多病在下者欲  
 其利多病在中者欲其吐下俱多全在活法而為之  
 緩急多寡也須先置一室明快而不通者以安病人  
 視所出之物可盡病根則止吐利後或渴不得與湯  
 其小便必長取以飲病者名曰輪迴酒與一二椀非

惟可以止渴抑且可以滌濯餘垢睡一二日覺飢甚  
 乃與粥淡食之待三日後始與小菜羹自養半月覺  
 精神煥發形體輕健沉痾悉安矣其後須五年忌牛  
 肉吾師許文懿始病心痛用藥燥熱香辛如丁附桂  
 姜輩治數十年而足攣痛甚且惡寒而多嘔甚而至  
 於靈砂黑錫黃芽歲丹繼之以文火十餘萬又雜治  
 數年而痛甚自分為廢人矣眾工亦技窮矣如此者  
 又數年因其煩渴惡食者一月以通聖散與半月餘  
 而大腑逼迫後重肛門熱氣如燒始時下積滯如五  
 色爛錦者如搜燭油凝者近半月而病似退又半月

而畧思穀而兩足難移計無所出至次年三月遂  
 此法節節如應因得為全人次年再得一男又十四  
 年以壽終其餘與藥一婦人久年脚氣吐利而安又  
 鎮海萬戶肅伯善公以便濁而精不禁親與試之有  
 效又臨海林兄患久嗽吐紅發熱消瘦眾以為瘵百  
 方不應召予視之脉两手弦數日輕夜重計無所出  
 亦因此而安時冬月也第二年得一子牛坤土也黃  
 土之色也黃牡牛以順為德而效法乎健以為功者牡之用  
 也肉者胃之藥也熟而為液無形之物也橫散入肉  
 絡由腸胃而滲透肌膚毛竅爪甲無不入也積聚久

則形質成依附腸胃回薄曲折處以為栖泊之窠白  
 阻礙津液氣血薰蒸燔灼成病自非剖腸刮骨之神  
 妙孰能去之又豈合勾銖兩之丸散所能竅犯其藩  
 墻戶牖乎竊詳肉液之散溢腸胃受之其厚皆倍於  
 前有似乎腫其回薄曲折處非復向時之舊肉液充  
 滿流行有如洪水泛漲其浮坐陳逐蕩推朽皆漾服  
 流而下不可停留表者因吐而汗清道者自吐而湧  
 濁道者自泄而去凡屬滯凝一洗而定牛肉全重厚  
 和順之性盎然渾然潤澤枯槁補益虛損寧無精神  
 渙發之樂乎正似武王克商之後散賫發粟以賑殷

民之仰望也其方出於西域之異人入於中年後亦  
行一二次亦卻疾養壽之一助也

四 相火論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動而變陰靜而合而生  
水火木金土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曰君火君火也曰  
相火君火也火也火內陰而外陽主乎動者也故凡動皆  
屬火以名而言形氣相生配於五行故謂之君以位  
而言生於虛無守位稟命因其動而可見故謂之相  
天主生物故恒於動人有此生亦恒於動其所以恒  
於動皆相火之為也見於天者出於龍雷則木之氣

出於海則水之氣也具於人者寄於肝腎二部肝屬  
木而腎屬水也膽者肝之腑膀胱者腎之腑心胞絡  
者腎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司肝腎之分皆陰而  
下者也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天  
之火雖出於木而皆本乎地故雷非伏龍非蟄海非  
附於地則不能鳴不能飛不能波也鳴也飛也波也  
動而為火者也肝腎之陰悉具相火人而同乎天也  
或曰相火天人之所同何東垣以為元氣之賊又曰  
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然則如之何而可以  
使之無勝負也曰周子曰神發知矣五性感物而萬

事出有知之之後五者之性為物所感不能不動謂之  
動者即內經五火也相火易起五性厥陽之火相扇  
則妄動矣火起於妄變化莫測無時不有煎熬真陰  
陰虛則病陰絕則死君火之氣經以暑與濕言之相  
火之氣經以火言之蓋表其暴悍酷烈有甚於君火  
者也故曰相火元氣之賊周子又曰聖人定之以中  
正仁義而主靜朱子曰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  
人心每聽命焉此善處乎火者人心聽命乎道心而  
又能主之以靜彼五火之動皆中節相火惟有裨補  
造化以為生生不息之運用耳何賊之有或曰內經

筋強曰之瘧筋  
緩曰之瘧也

相火注曰少陰少陽矣未嘗言及厥陰太陽而吾子  
言之何邪曰足太陽少陰東垣嘗言之矣治以炒藥  
取其味辛能瀉水中之火是也戴人亦言膽與三焦  
尋火治肝和胞絡都無異此歷指龍雷之火也予亦  
備述天人之火皆生於動如一文所云者實推廣二  
公之意或曰內經言火不一往往於六氣見之言臟  
腑者未之見也二公豈他有所據耶予能為我言之  
乎經曰百病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之動而為變者  
歧伯歷舉病機一十九條而屬火者五此非相火之  
為病之出於臟腑者乎攷諸內經少陽病為瘧瘵太

陽病時眩仆少陰病發暴瘖鬱冒不知人非諸熱發  
 瘕之屬火乎少陽病惡寒鼓慄膽病振寒少陰病洒  
 淅惡寒振慄厥陰病洒淅振寒非諸禁鼓慄如喪神  
 守之屬火乎少陽病嘔逆厥氣上行膀胱病衝頭痛  
 大陽病厥氣上衝胃小腹控引腰脊上衝心少陰  
 病氣上衝胃嘔逆非諸逆衝上之屬火乎少陽病讖  
 妄大陽病讖妄膀胱病狂顛非諸躁狂越之屬火乎  
 少陽病附腫善驚少陰病發熱以酸附腫不能久立  
 非諸病附腫疼酸驚駭之屬火乎又原病式曰諸風  
 掉眩屬於肝火之動也諸氣腫鬱病痿屬於肺火之  
 升也諸濕腫滿屬於脾火之勝也諸痛痒瘡瘍屬於  
 心火之用也是皆火之為病出於臟腑者然也注文  
 未之發耳以陳無擇之通敏且以暖熾論君火日用  
 之火言相火而又不曾深及宜乎後之人不無聳聳  
 也悲夫

四 左大順男右大順女論

肺主氣其脉居右寸脾胃命門三焦各以氣為變化  
 運用故皆附焉心主血其脉居左寸肝膽腎膀胱皆  
 精血之隧道菟庫故亦附焉男以氣成胎則氣為之  
 主女挾血成胎則血為之主男子久病右脉充於左

者有胃氣也病雖重可治女子久病左脉充於右者  
有胃氣也病雖重可治反此者虛之甚也或曰左心  
小腸肝膽腎膀胱右肺大腸脾胃命門三焦男女所  
向不易之位也脉法贊曰左大順男右大順女吾子  
之言非惟左右例置似以大為充果有說以通之乎  
曰大本病脉也今以大為順盖有充足之義故敢以  
充言之脉經一部諄諄於教為醫者亦此左右當以  
醫者為言若主於病矣止於千里之謬或曰上文言  
肝心出左脾肺出右左主司官右主司府下文言左  
為人迎右為氣口皆以病人之左右而為言何若是

之相反耶曰脉經第九篇之第五章上文大浮數動  
長滑沉瀦弱弦短微此言形狀之陰陽下文關前關  
後等語又言部位之陰陽陰附陽陽附陰皆言血氣  
之陰陽同為論脉之陰陽而所指不同若此上下異  
文何足疑乎讚曰陰病治官非治血乎陽病治府非  
治氣乎由此參考或恐於經意有合

四 茹淡論

或問內經謂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又曰地食人以五  
味古者年五十食肉子今年邁七十矣盡卻鹽醯豈  
中道乎何子之神茂而色澤也曰味有出於天賦者

有成於人為者，天之所賦者。若穀菜菽果，自然冲和之味。有食入補陰之功。此內經所謂味也。人之所為者，皆烹飪調和偏厚之味。有致疾伐命之毒。此吾子所疑之味也。今鹽醯之卻，非真茹淡者。大麥與粟之鹹，粳米山藥之甘，葱薤之辛，之類皆味也。子以為淡乎？安於冲和之味者，心之收，火之降也。以偏厚之味為安者，欲之縱，火之勝也。何疑之有？內經又曰：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非天賦之味乎？陰之五官傷在五味，非人為之味乎？聖人防民之具，於是為備。凡人飢則必食，彼粳米甘而淡者，土之德也。物之屬陰而最補者，也。惟可與菜同進，經以菜為充者，恐於飢時頓食，或慮過多，因致胃損，故以菜助其充足，取其疏通而易化。此天地生物之仁也。論語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傳曰：賓主終日百拜，而酒三行，以避酒禍。此聖人施教之意也。蓋穀與肥鮮同進，厚味得穀為助，其積之也。又寧不助陰火而致毒乎？故服食家在卻穀者，則可不卻穀而服食，未有不被其毒者。內經謂久而增氣，物化之常氣，增而又夭之由也。彼安於厚味者，未之思爾。或又問精不足者，補之以味，何不言氣補？曰：味陰也，氣陽也，補精以陰，求其本也。故補之以味。

...

若甘草白朮地黃澤瀉五味子天門冬之類皆味之厚者也經曰虛者補之正此意也上文謂形不足者溫之以氣夫為勞倦所傷氣之虛故不足溫者養也溫存以養使氣自充氣完則形完矣故言溫不言補經曰勞者溫之正此意也彼為局方者不知出此凡諸虛損證悉以溫熱佐輔補藥名之曰溫補不能求經旨者也

四 吃逆論

吃病氣逆也氣自臍下直衝上出於口而作聲之名也書曰火炎上內經曰諸逆衝上皆屬於火東垣謂

火與元氣不兩立又謂火氣之賊也古方悉以胃弱言之而不及火且以丁香柿蒂竹茹陳皮等劑治之未審孰為降火孰為補虛人之陰氣依胃為養胃土傷損則木氣侮之矣此土敗木賊也陰為火所乘不得內守木挾相火乘之故直衝清道而上言胃弱者陰弱也虛之甚也病人見此似為死証然亦有實者不可不知敢陳其說趙立道年近五十質弱而多怒七月炎暑大飢索飯其家不能急具因大怒兩日後得滯下病口渴自以冷水調生蜜飲之甚快滯下亦漸緩如此者五七日召予視脈稍大不數遂令止蜜

水渴時但令以人參白朮煎湯調益元散與之滯下亦漸收七八日後覺倦甚致吃予知其因下久而陰虛也令其守前藥然滯下尚未止又以煉蜜飲之如此者三日吃猶未止衆皆尤藥之未當將以姜附飲之予曰補藥無速效附子非補陰者服之必死衆曰冷水飲多得無寒乎予曰炎暑如此飲涼非寒勿多疑待以日數力到當自止又四日而吃止滯下亦安又陳擇仁年近七十厚味之人也有冬喘病而作止不常新秋患滯下食大減至五七日後吃作召予視脉皆太豁衆以為難予曰形瘦者尚可為以人參白

補當神作

朮湯下大補丸以補血至七日而安此二人者虛之為也又一女子年踰笄性躁味厚暑月因大怒而吃作每作則舉身跳動神昏不知人問之乃知暴病視其形氣俱實遂以人參蘆煎湯飲一椀大吐頑痰數椀大汗昏睡一日而安人參入乎太陰補陽中之陰者也蘆則反爾大瀉太陰之陽女子暴怒氣上肝主怒肺主氣經曰怒則氣逆氣因怒逆肝木乘火侮肺故吃大作而補昏參蘆喜吐痰盡氣降而火衰金氣復位胃氣得和而解麻黃發汗節能止汗穀屬金糠之性熱麥屬陽燹之性涼先儒謂物物具太極學者

其可不觸類而長引而伸之乎

四 房中補益論

或問千金方有房中補益法可用否予應之曰傳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故人之疾病亦生於動其動之極也病而死矣人之有生心為火居上腎為水居下水能升而火能降一升一降無有窮已故生意存焉水之體靜火之體動動易而靜難聖人於此未嘗妄言也儒者立教曰正心收心養心者所以防此火之動於妄也醫者立教恬澹虛無精神內守亦所以遏此火之動於妄也蓋相火藏於肝腎陰分君火不妄動

相火惟有稟命守位而已焉有燔灼之虛燄飛走之狂勢也哉易允取象於少女允說也遇小男艮為咸咸無心之感也艮止也房中之法有艮止之義焉若艮而不止徒有戕賊何補益之有竊詳千金之意彼壯年貪縱者水之體非向日之靜也故著房中之法為補益之助此可用於質壯心靜遇敵不動之人也苟無聖賢之心神仙之骨未易為也女法水男法火水能制火一樂於與一樂於取此自然之理也若以房中為補殺人多矣况中古以下風俗日媮資稟日薄說夢向癡難矣哉

【五】 天氣屬金說

邵子曰：天依地，地依天，天地自相依附。內經曰：大氣舉之也。夫自清濁肇分，天以氣運於外，而攝水地以形居中而浮於水者，也是氣也。即天之謂也。自其無極者觀之，故曰：大氣至清，至剛，至健，屬乎金者也。非至剛不能攝此水，非至健不能運行無息，以舉地之重，非至清其剛健不能長上古而不老。或曰：子以天氣為屬金者，固易卦取象之義，何至遂以屬金言之乎？善言天者必有証於人，善言大者必有譬於小。願明以告我，曰：天生萬物，人為貴，人形象天，可以取譬。

肺主氣，外應皮毛，內經謂陽為外衛，非皮毛乎？此天之象也。其包裹骨肉腑臟於其中，此地之象也。血行於皮裏肉腠，晝夜周流無端，此水之象也。合三者而觀，非水浮地，天接水，地懸於中乎？聖人作易，取金為氣之象，厥有肯哉。

【六】 張子和攻擊注論

愚閱張子和書，惟務攻擊，其意以為：正氣不能自病，因為邪所客，所以為病也。邪去，正氣自安。因病有在上，在中，在下，深淺之不同，立為汗吐下三法以攻之。初看其書，將謂醫之法盡於是矣。後因思內經有謂

之虛者精氣虛也謂之實者邪氣實也夫邪所客必  
因正氣之虛然後邪得而客之苟正氣實邪無自入  
之理由是於子和之法不能不致疑於其間又思內  
經有言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又  
思仲景有言病當汗解診其尺脉瀋當與黃芪建中  
湯補之然後汗之於是以及子和之書非子和之筆也  
馳名中土其法必有過於明輩者何其書之所言與  
內經仲景之意若是之不同也於是決意於得名師  
以爲之依歸發其茅塞遊江湖但聞其處有其治  
醫便往拜而問之連經數郡無一人馬後到定城始

得原病式東垣方藁乃大悟子和之孟浪然終未得  
的然之議論將謂江浙間無可爲師者泰定乙丑夏  
始得聞羅太無於陳芝岩之言遂往拜之蒙叱罵者  
五七次越越三閱月始得降接因觀羅先生治一病  
僧黃瘦倦怠羅公詢其病因乃蜀人出家時其母在  
堂及遊浙右經七年忽一日念母之心不可遏欲歸  
無腰纏徒尔朝夕西望而泣以是得病時僧二十五  
歲羅令其隔壁泊宿每日以牛肉猪肚甘肥等煮糜  
爛與之凡經半月餘且時以慰諭之言勞之又曰我  
與鈔十錠作路費我不望報但欲救汝之死命爾察

其形稍甦與桃仁承氣一月三貽下之皆是血塊痰積方止次日只與熟菜稀粥將息又半月其人遂如故又半月餘與鈔十錠遂行因大悟攻擊之法必其人充實稟質本壯乃可行也否則邪去而正氣傷小病必重重病必死羅每日有求醫者來必令其診視脉狀回稟羅但卧聽口授用其藥治其病以其藥監其藥以其藥爲引經往來一年半並無一定之方至於一方之中自有攻補兼用者亦有先攻後補者有先補後攻者又大悟古方治今病焉能照合隨時取中其此之謂乎是時羅又言用古方治今病正如折

舊屋捺新屋其枝木非一不再經匠氏之手其可用乎由是又思許學士釋微論曰予讀仲景書用仲景之法然未嘗守仲景之方乃爲得仲景之心也遂取東垣方藁手自抄錄乃悟治病入當如漢高祖蹤秦暴周武王蹤商之後自非發財散粟與三章之法其受傷之氣倦憊之人何由而平復也於是定爲陰易之陽易尤攻擊宜詳審正氣須保護以局方爲戒哉

格致餘論

終

川勝又共衛板



